

白 齐 文 考

项立岭

白齐文(Henry A Burgevin),一八三六年生。他的籍贯有两说:马士在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》中说他是美国北卡罗林纳州人,他自称“系美利坚属部纽要(纽约)籍”,参加洋枪队前,“来至中华贸易已阅多年”。一八六二年他继华尔为洋枪队头目,在太平天国时期的中美关系中,地位虽次于华尔,但他接任后又受斥革,接着两次投入太平军,形成了错综复杂的“白齐文事件”。这一过程,比华尔的经历,更能反映清政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。

《清史稿》记载:白齐文被华尔拉进洋枪队任付职后,“命并在松江教习兵勇,协同官军剿贼,屡立功”。^②白齐文自己也标榜说:“于一切训练事宜,竭力经办”,“进攻迎祺浜、天马山等处,白齐文冲锋陷阵勇往直前”,进攻高桥时“刀拒左臂小腹等处,尤复裹创力战。”^③两个说法一致,可见,白齐文对镇压太平军出力不小。清政府也因此先“赏给四品顶戴”,继而“赏给三品顶戴”。^④这样一个人,清王朝应该是满意的。然而,清王朝虽想借洋人之力,却又顾忌洋人。早在华尔活着时,洋枪队的各项军事行动,就都由江苏巡抚下令指挥。并且对华尔的具体指挥队伍,也加以限制:“饰苏松太道吴煦督带,记名道扬坊会同华尔管带。”^⑤“并委提中营李恒嵩协同管理。”^⑥华尔的权限,实际上只限于教练和指挥作战,华尔死后,清朝皇帝的上谕说:洋枪队“若始终令外国人管带,恐将来必至掉运不灵”,要李鸿章“察看情形”,“次第收回兵权”。^⑦可是,美国公使蒲安臣认为:“由美国人统率受过外国人训练的中国陆军,就像英国人通过阿斯本统率同样性质的海军一样,并不为过分”。因此通知清政府,“希望选择一个美国人,来接替华尔的职务”。^⑧于是,在接任洋枪队头目的人选上,发生了矛盾。

当时,英法两国,也想插手进来。后来,为了抵制法国的介入,英国转而支持在中国力量较弱的美国。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从烟台到上海后,和英国陆军提督士礼弗一起去见李鸿章。何伯面称:“白齐文材勇可任,无庸由英国派员接管”。李鸿章并不了解白齐文底细,但何伯出面推荐,不便抵制,只得同意了。不过,他在给清朝皇帝的奏稿中,仍说要“随时察看”。^⑨因此,矛盾还是存在着。

白齐文文接任后,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,可以说得上十分买力。清朝官员也承认他“于接管后,曾于加定、四江口等处随剿出力”。^⑩这样一个肯卖命的洋军官,忽然在一九六三年初受到斥革。斥革的原因,《清史稿》记载很简单:“白齐文不遵调遣,殴伤道员扬坊,并劫饷四万余元”。^⑪实际上,事情要复杂得多。原来,蒲安臣为白齐文争至头目的位置后,

又向恭亲王奕訢提出将“常胜军”改为“中央军”，作为清政府将来“新军”的基础。^⑳很明显，这是要扩大美国的影响。这一来，原来的矛盾更尖锐了。英国当时推荐白齐文，是要以美国人抵制法国人，现在蒲安臣想扩大影响，英国就要破坏了。李鸿章一心想抓兵权，对洋人管带军队，“久欲稍加裁抑，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，未便轻于发难”。^㉑现在蒲安臣要从他手里挖掉兵力，他就忍不住要“发难”了。

当时，湘军曾国荃围攻天京，各地太平军到天京援救，曾国荃受到内外夹击。因此，“曾国藩咨函……请派记名总兵程学启一军，暂弃青浦，催坐轮船，赶赴金陵援剿”。曾国藩指名要“程学启一军”因为程学启是他的旧部。然而，李鸿章却另有打算。他在给皇帝的奏稿中说：“若令学启远去，贼众深入，松沪更危”。建议改派白齐文的洋枪队。^㉒这理由显然站不住脚。论战斗力，“常胜军”比程学启军强，加调走程启军，会使“松沪更危”，那末调走“常胜军”就会加重“松沪更危”的后果。李鸿章此举，分明是要把这个洋军官当作包袱丢给曾国藩。

白齐文接到命令后，并没有懈怠。当时吴煦的报告中记载：“白齐文因松江勇数不敷进剿，拟调回前援宁波之常胜年一千五百名……亲往宁波与岷总兵商议，带回该勇，会合现驻松江队伍，径赴金陵”。这时，发生了三件事：第一件，曾国藩来信“不愿该军赴救。曾国荃解围后，亦两次函止”。第二件，李鸿章接信后，仍“摧令赶紧调齐人数兼程进发”。^㉓第三件，美国领事指使杨坊，扣住“常胜军的军饷”。^㉔于是，洋枪队“一致拒绝在欠饷未发清以前开拔”。^㉕这些事实的发展说明，李鸿章“摧令”完全不是军事需要，扣发军饷则是迫使白齐文违令。很明显，李鸿章在为“发难”制造藉口。

接着，又发生两件事：在镇江等候“常胜军”的吴煦，告发白齐文“藉词延挨，行期屡约屡爽”。^㉖在上海的杨坊则答应白齐文一月初前来取饷。^㉗白齐文取饷的情形，当事人有两种说法：

当时已回上海，在杨坊家中的吴煦说：

“十三日白齐文父亲来上海索饷，告以饷已齐全，但有启程日期立可照付。诨白齐文……称不愿前赴金陵……令觅一保人方准领饷。白齐文拂袖遂去。不料白齐文回至松江，放十四日闭在松江府城，纵勇滋事。十五日巳刻，又带洋枪队数十人，赴至上海杨道寓中，见面不由分说竟将杨道痛打，鼻额胸膛均受重伤，吐血不已。……将杨道寓中储存洋银四万余元强抢而去”。^㉘

当时跟随白齐文去索饷的勒德伦上尉说：

“这钱笔是自动拿出来的，不拘是进屋或是取款没有用过任何强迫举动……有人告诉我们说‘钱都准备好了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叫苦力搬走’”。^㉙

勒德伦说“没有用过任何强迫举动”，显然是抵赖。因为后来蒲安臣根据白齐文提供的材料，也承认“打杨坊，系白齐文不是”。^㉚吴煦说，杨坊要白齐文定“启程日期”，“觅一保人”，则显然是刁难。因为吴煦本来就知道白齐文对攻打天京是起劲的。事情发生后，吴煦、杨坊又呈请李鸿章“拘紧严办”白齐文，这一切都是按照李鸿章的“发难”计划行事的。李鸿章也即将白齐文“革去职衔”，再责令吴煦杨坊拏解白齐文，“照中国军法惩办”。^㉛

白齐文的“罪行”，可以说是李鸿章制造出来的。然而“照中国军法惩办”，却是有所根据的。因为白齐文在要求收录的报告中，提出的条件是：“今原为中土编氓，听候中国管辖，如有过犯，亦请照中国法律惩处”。^㉜所以，他和华尔一样，已经加入中国籍，成为中国军官

了。即使按照领事裁判权规定，也可由中国军法惩办。

但白齐文受斥革后并不罢休，离沪北上，向美国公使告状。马士在他的书中说：“（一八七三年）二月二十日，太仓失利之后，他（白齐文）离开上海到北京去”。^②这里漏掉了一个重要事实，即英国的插手。吴煦、杨坊要求惩办白齐文的呈文中说：“蒙抚宪照会士提督，派英国兵官麦盖理驰赴松江，将白齐文押解来沪，现由英国水师兵船看管，而未将白齐文赶紧交出”。^③可见，白齐文是从英船“看管”中去北京后。到北京后，蒲安臣给奕訢的信中说：“美国及俄国的公使，和我一致地愿望白齐文将军恢复旧职”。^④英国从推荐白齐文到唆使杨坊扣饷，是想在借美国人挤掉法国后，再挤掉美国人，由自己取代。现在李鸿章要挤掉“洋人”，而且要开按中国法律惩办洋人之例，这是英国不能接受的。因此英国又转而“看管”不交人，并且放到北京去告状。蒲安臣看清了这一点，便拉拢英、俄向清政府施加压力：“如按照李鸿章之语，凡外国人士于中国者，不论带兵及税务司等，俱不肯替中国出力”。^⑤

清政府的弱点被打中，只得表示退让。在这场闹得不小的纠纷中，蒲安臣不仅要求“将白齐文被参四事从公文中改正”，^⑥并“奉劝仍用白齐文”。^⑦奕訢则表示“诬参款，自当全与改正”。^⑧照中国法律惩办，当然谈不上了。但“恢复旧职”，仍争执不下。美国对白齐文这个职务如此重视，是有原因的。泰勒丹涅特在他的著作中说：“一八六一年美国的驻华海军几乎已经完全撤退。美国除去同意别国的作法而外，实无从为力。美国对于镇压太平军一事虽然出力不小，但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行动。”^⑨“官方”既无力插手，如占据军事虽“洋枪队”头目职务的“私人”也被挤掉，就更“无从为力”了。因此，美国要着力维护这个位置。

北京的争执还在进行，白齐文已回上海，宣称“已在总理各衙门议定，此后松江常胜军仍为白齐文管带”。^⑩这一来，又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但李鸿章要控制兵权，讨厌这个不服管教的白齐文，尤其顾忌美国建议将洋枪队改为“中央军”，因此坚持不让白齐文复职。英国此时已乘机将这个职位捞到手，也就转而反对白齐文复职。白齐文复职不成，便转而投入太平军。马士的书中记载：白齐文“纠合了他的‘常胜军’哪里的冒险分子，于八月二日在松江攫夺了‘高桥号’轮船，开到苏州，投入太平军服役”。^⑪李鸿章给奕訢的报告中也说：“白齐文回沪，闻有密投苏贼，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，陆续偷往，并有代购外洋枪炮情事”。^⑫这样，蒲安臣也无法再争这个职位了。

白齐文投奔太平军后十天，八月十二日，李鸿章发出告示：“如将该白齐文拿获归案，不拘生死。”这一告示引起了美英德法等十一国公使的联合抗议，“抗议除依照美国法律以外的任何逮捕或审判白齐文的意图”。^⑬其实，早在白齐文受斥革，李鸿章要用中国之例办白齐文时，蒲安臣就表示：“本大臣详细查看条约，因白齐文系美国人，查知除却美国领事不能治白文之罪；除却美国之律，别国之律不能治白齐文之罪”。^⑭这时的十一国抗议，不过是蒲安臣当时态度的继续。它们所维护的，是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。白齐文在太平军里呆了两个月后，因为“得不到一个足以表示信任的位置，十月里他和他的附从者向戈登投降。”^⑮蒲安臣命令美国驻上海领事西华德将他逮捕，遣送到日本。可是，白齐文在日本养好伤后，又回中国，到福建再次投奔太平军。一八七五年五月，他在赴漳州途中被俘。奕訢立即照会美国代办卫廉士，要“将白齐文等拏解提督郭营中，解送至闽浙总督左行辕，就地办理，请将白齐文照议正法”。卫廉士复文表示：“本大臣查条约十一款内载，应归领事官惩办……请将此人归在美国拘留监内。”^⑯不久，卫廉士接到通知：“闰五月初四日白齐文等被风翻船于汇头滩毙命。”^⑰这完全可能是清政府不愿交人，又怕引起各国抗议而将白齐文“溺毙”

